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秋七月

按是月
丁丑朔

戊寅詔諸路州軍試經撥放

度牒及聖節恩例等並權住

此事日歷不見今以紹興
二年二月十一日祠部申

請狀
增入

己卯詔東京宗室並移虔州大宗正司用知大宗正丞

洪子陽請也

庚辰尚書吏部員外郎鄭資之送吏部與監當以往湖北措置防江不職故有是命

辛巳韓世忠軍還執苗傅劉正彥苗翊詣都堂審驗畢磔于建康市梟其首正彥臨刑瞋目罵傅曰苗傅匹夫不用吾言遂至於此時張達苗瑀及傅二子先已死議者欲孥戮之大理少卿王衣奏曰此曹在律當誅顧其中婦女有雇買及擄掠以從者儻殺之未免無辜上矍然即詔自傅正彥妻子外皆免衣歷城人也

建炎復辟
記二兇伏

誅在六月巳酉趙牲之遺史在六月癸丑臧梓勤王記
在六月壬戌三書不同按此乃呂頤浩在相位所行梓
所記不應有悞而勤王記復云二十有六日而主上反
正又百有三日而傳正彥伏誅以日計之則二兇之誅
當在七月辛卯不知何以前後又自不同今從日歷及
會要王明清揮麈後錄云苗劉獻俘監車幾百兩先付
之大理獄將盡尸諸市叔子裳請對云云上矍然曰
卿言極是朕思慮所不到子裳衣字也日歷建炎四年
六月丙子內殿進呈上曰昨日大理寺上殿朕不識王
衣昨日方見之頗似淳樸據此則誅二兇之時衣未嘗
請對可知或者常入奏言之而明
清誤記耳今畧刪潤令不失實

直秘閣京東轉運

判官張自牧兼京東制置副使自牧至行在陳復山東
定中原之策朝廷信其說遷官除職又捐金帛付之自

牧至揚州聞金人南侵遂不行 詔江東西漕臣李尚

行張琮並兼皇太后進發隨軍應付 命池州募忠義

勇敢萬人充守禦 詔宣和皇后父安禮封普安郡王

親屬與承信郎三十名以后受冊推恩也

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二年

十月二十一日吏

部勘會狀修入

癸未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韓世忠為檢校

少保武勝昭慶軍節度使賞平苗劉之功也上遣使賜

世忠金合且御書忠勇二字表其旗幟又封其妻梁氏

為護國夫人制曰智畧之優無媿前史給內中俸以寵之將臣兼兩鎮功臣妻給俸皆自此始慶遠軍節度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御營使司都統制平寇前將軍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范瓊為御營使司提舉一

行事務時瓊自南昌入見故以命之

瓊除都統制未見本月日或可附今

年三月韓世忠除提舉事務之後

除授宜州觀察使御營使司後軍

統制辛企宗為御營使司都統制企宗道宗兄也自陝西携所部由興洋赴行在再遷都統制韓世忠張俊皆

不服乃命世忠俊改御營為御前 知樞密院事張浚

奏乞降夏國書二封一如常式一用敵國禮又奏今雖

遣使大金緣尼瑪哈多在雲中乞別降尼瑪哈書大金

國表兩本付臣行所有禮物俟到司相度詔直學士院

汪藻草書如浚奏

臣家藏雜書一編號國史拾遺者雜記紹興和戰時文字其中有請和詔

畧云頃懼邦禍缺止緣亟徇於民心有失先資於大國今則盡携臣屬遠竄蠻荆念守禦以圖存師徒莫振欲

跳奔而求免封域已窮故因元帥而缺所冀宅中而受命無煩涉遠以勞師未知此即藻所草耶或又它人作

也今姑附此或可削去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兼

權直學士院詹又引疾丐祠上嘉其恬退詔陞徽猷閣
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殿中侍御史王庭秀知筠州
右司諫趙鼎行殿中侍御史先是庭秀論呂頤浩除擬
不公故有是命右正言呂祉奏曰朝廷今日緣論大臣
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
有失誰敢言者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置身
無過之地如或不悛黜之何惜

甲申詔曰朱勝非顏岐張澂路允迪當軸處中荷國重

任而不能身衛社稷式遏兇邪方逆臣亂常之日恣其
凌肆以紊機衡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孔子以為馬用
彼相昔馮道歷仕數代常為宰輔惜身安寵以免於時
坐視廢君易主如同行路而歐陽修以為為臣如此愧
斷臂之婦人今二兇既誅典刑斯正勝非之徒盍議其
罰於是勝非自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落職提舉亳州
明道宮岐落資政殿學士依舊提舉南京洪慶宮允迪
自資政殿學士淮西制置使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激

自資政殿學士江州路制置使坐朋附二兇責授秘書

少監分司西京衡州居住 給事中江浙制置使周望

試兵部尚書

兵部題名望自太常少卿除蓋誤

御前左軍都統制韓

世忠訟統制官武畧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王德擅殺其

將陳彥章下臺獄殿中侍御史趙鼎按德當死上以其

有戰功特貸之鼎言德緣兵敗自慙而忌世忠之功故

殺其將且德總兵在外而擅殺不顧此風一長其禍有

不勝言乃詔德除名彬州編管

小歷云編置德于江州蓋承林泉野記之誤今

據四年五月辛亥劉光世為德奏功狀參注

集英殿修撰知廬州胡舜陟

請身守江北之地以護行在且言今淮南羣盜大者數萬小者數千欲以本州鄉兵將兵及所降劉文舜之眾共二萬人仍更招羣盜須得數萬結之以威足以捍敵若其養兵之物與夫屯泊訓練戰陳之方則俟面奏上壯其言擢舜陟徽猷閣待制充淮西制置使

熊克小歷云舜陟自

秘撰除待制按日歷舜陟今年五月戊子已除集英殿修撰克誤也

寶文閣直學士權

邦彥知江州兼本路制置使始東平失守論者欲重謫

之上以邦彥束身歸朝父母妻子皆致淪沒與它棄城

官吏不同故止削二官而復有此命

邦彥降官日歷不載據邦彥檢舉狀

在此月辛巳
今併書之

尚書兵部侍郎李會充徽猷閣直學士

知廬州 集英殿修撰江西轉運副使王子獻知洪州

子獻建陽人也 奉直大夫尚書司門郎中徐俯主管

亳州明道宮

俯已見建炎元年三月辛卯

召徽猷閣待制知東平

府吳給赴行在道梗不能至

乙酉言者論備江之策宜以鐵索為沈網橫鎖江岸以

防浮江順流之舟以木為臥柵密藏於岸步之下使戰
艦不可得而入此二者用力甚少而收功甚大詔付水
軍制置司 金左監軍完顏昌至山東京東路安撫使
劉洪道與宮儀閻臯棄濰州去昌移屯濰州臯至蕭縣
為權知萊州張成所敗衆皆潰散臯獨與麾下數十人
泛海歸于朝廷儀引其衆犯密州不能入乃屯於州南
盤石河去州八十里洪道攻青州拔之執金所命知州
向大猷張成既敗閻臯之衆會金人漸入州境成遂以

城降金人罷成以叛臣吳鉞知萊州時奉議郎知萊陽

縣解致明以寇至遁歸成奏其盜用庫金詔提刑司劾

治而成已叛矣

吳鉞初見二年十月癸亥解致明事日
歷無之紹興二年七月二十日大理寺

申建炎三年七月十一日權知萊州張成奏知萊陽縣
解致明盜用上供銀入已避罪遁竄奉聖旨令提刑司
取勘十一日丁亥也故附見此致明後以宣
諭朱異奏雪調官 按此條史繫甲申日

丙戌慶遠軍節度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御營平

寇前將軍權主管侍衛步軍使司提舉一行事務范瓊

入見初瓊在江西右正言呂祉首奏其罪且進取瓊之

策乃召瓊赴行在瓊駐軍南昌徘徊觀釁詔監察御史陳戩趣其入覲瓊未拜詔先陳兵見戩且剝人以懼之戩不為動徐曰將軍不見苗劉之事乎願熟計瓊乃朝服北向謝恩遂引兵趨闕既至未肯釋兵及入見面奏乞貸左言等朋附苗劉之罪且言自祖宗以來三衙不任河東北及陝西人令殿帥闕官乞除殿前司職事又言招到淮南京東盜賊十九萬人皆願聽臣節制上怒知樞密院事張浚奏瓊大逆不道罪惡貫盈臣自平江

勤王凡三遣人致書約令進兵瓊皆不答令呼吸羣兇
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顯戮他日必有王敦蘇
峻之患上許之右僕射呂頤浩曰臣與瓊舊有嫌隙不
敢獨任其事願付張浚退與集英殿修撰權樞密院
檢詳文字劉子羽謀子羽巳見元年四月甲子夜鎖吏于浚府中使
作文書皆備丁亥朝退偽遣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以
千人渡江若捕它盜者因召俊瓊及御營副使劉光世
赴都堂計事使俊將其衆甲以來瓊從兵滿街意象自

若食已顧浩等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遽取寫敕黃紙
詣前廡下曰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浚數瓊罪瓊愕
眙遂以俊兵擁縛付大理使光世出撫其衆曰所誅止
瓊耳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於是復
以八字軍還付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新知洮州王彥

八字軍隸瓊事祖
見二年十月癸亥

而餘兵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

熊克

小歷載瓊下大理寺在壬辰蓋誤壬辰乃獄上降旨之
日今從日歷附丁亥中興聖政大事記曰蓋自宣和末
羣盜竄起建炎以來祝靖薛廣党忠閣瑾王存之徒雖
皆招安而淮寧山東河北之盜皆擁兵數萬拱州之黎

驛單州之漁臺亦有潰卒數千趙萬襲常州張遇焚真州丁進犯壽春柔仲據襄陽戚方犯鎮江楊勅犯處州劉超據荆南王闢犯房州崔增犯太平州張用據桂陽軍趙延壽犯德安軍皆隨滅隨起甚而范瓊召見亦不肯釋兵則天子之兵皆盜矣所幸事變興而人才見保護聖躬勝非之力居多倡義勤王張浚之力居多故一月而除二兇而范瓊之謀逆浚又與劉子羽謀之府中之文字夜成廡下之黃紙旦出瓊遂就擒三大奸既除而內盜始息矣

是日元懿太子真薨太子病未瘳有鼎置于地宮人誤蹴之仆地有聲太子即驚搐不止上命斬宮人於廡下少頃太子薨年三歲詔輟五日朝殯金陵之佛寺 恭福帝姬薨追封隋國公主上皇第三十四女

也薨年四歲 詔江西兩浙揀正兵土兵各六分之一
赴行在

戊子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鄭穀薨于位年五十
穀執政甫百日上甚悼之謂大臣曰朕喪元子猶能自
排遣穀訃至殆不能釋也常賻外特賜田十頃第一區
以撫其孤

己丑資政殿學士朝奉大夫王絢參知政事朝奉大夫
試兵部尚書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望不加職絢不進

官呂頤浩失之也後四日乃進絢中大夫望除端明殿
學士絢密奏川陝重地張浚不可專任宜求同德之人
協贊之 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辛企宗提舉御營使司
一行事務 詔減民間所增役錢時已汰新置射士遂
減之其後復撥已增錢赴行在

事祖見元年六月乙亥
撥錢在紹興五年三月

癸未合
併書之

庚寅鄉貢進士李時雨上書曰臣竊聞皇太子服藥不
痊仰惟陛下丁陵夷困厄之會方茲嘗膽又致輟朝此

天禍之於陛下亦已極矣然事之既往夫復何言而承嗣之道理不可後又况國家當憂勤危急之際宗廟社稷之所繼統生靈之所係屬敵國之所觀望不於此時權時制宜為之謀畫臣恐天下之心未大安也為今之計欲乞暫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使視皇太子事以係屬四海增重朝廷俟陛下皇太子長成畀之東宮則以一王封視皇子亦不為嫌也伏望陛下斷以不疑而力行之遠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無所繼統晚年聽言

遂進英廟于濮安懿王之宮蓋不以一己為私而以天下為念可謂萬世之賢君矣陛下法此前規使社稷有所統屬天下幸甚若以為陛下春秋鼎盛未可以擬仁廟繼立之事則是大誤國計也時雨仁壽人黨人新之子以其父上書入籍訴于朝吏部擬將仕郎鈔未下書奏詔前降給還恩澤指揮更不施行日下押出國門久之時雨以策干張浚于閩州遂以為忠州文學建炎以來言儲嗣者蓋自時雨始

時雨補官在紹興元年今併書之

辛卯詔諫院別置局不隸後省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
元豐初用唐制置諫官八員分左右隸兩省至是始復
之如祖宗之故 升杭州為臨安府

壬辰詔范瓊就大理寺賜死時大理少卿王衣奉詔鞠
瓊瓊不伏言者又論瓊逼遷上皇擅戮吳革迎立張邦
昌等事章下大理衣具以責之瓊稱死罪衣顧吏曰囚
詞服矣遂上其獄詔用臺諫三章責瓊為單州團練副
使衡州安置章再上乃賜瓊死其親屬將佐並釋之獄

吏殺瓊瓊猶不肯吏以刀自缺益插入叫呼移時死其弟及三子皆流嶺南 罷內香藥庫以其物歸左藏甲午張用與馬友分軍用屯確山麥且盡衆皆乏食乃議復往山東友請以所部泐淮巡綽用識其意許之友以本部兵數萬去自分為七軍用與曹成李宏屯光州境內沿淮劄木寨為久駐之計初京城失守統制官閻瑾遁去留其壻劉紹先以兵數千屯光州守臣任詩厚遇之詩在光四年頗得其用故自靖康以來諸郡多破

而光獨得全

乙未尚書主客員外郎謝亮假太常卿權宣撫處置使

司參議以將遣使西夏也

日曆乙未謝亮差充張浚下屬官今以紹興元年二月庚

寅亮自叙狀參修

丙申詔兩浙路守臣兼制置安撫使者非緣軍旅毋得妄用便宜令御史臺譏察用言者請也

丁酉鑄三省樞密院銀印 朝奉郎監諸司審計司崔

縱為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假工部尚書充奉使大金

軍前使武節郎閣門宣贊舍人郭元明為武顯大夫忠

州刺史副之縱臨川人也時金左副元帥宗維自東平

還雲中右副元帥宗輔自濱州還燕山留左監軍昌守

山東地上慮其再至復遣使議和 朝奉郎劉誨直顯

謨閣知楚州

王明清揮塵第三錄云誨以直秘閣出使使還除直顯謨閣知楚州制云昨將使指

之光華備歷征途之險阻既分憂於凋郡仍進直於清班制詞汪藻作見本集中日歷乃以誨為直秘閣當考

言者請以江心凡有沙磧要害之地多置寨柵每柵

以卒五百人戰船十艘為率從之

戊戌直龍圖閣沿江措置副使劉寧止添差江淮荆浙
制置發運副使從衛往洪州

庚子中書舍人汪藻試給事中仍兼權直學士院尚書

左司員外郎李正民起居郎綦宦禮太常少卿李公彥

並為中書舍人宦禮公彥仍召試

公彥已見二年九月壬辰

尚書駕

部員外郎胡寅守起居郎禮部員外郎富直柔試起居

舍人富直柔除郎纔兩旬復有此命直柔尋遷右諫議

大夫

直柔之遷日歷與後省題名皆不載諫院題名在今年七月

中大夫韓肖胄

行尚書左司郎中朝請郎御營使司參議官李承造守

右司負外郎承造仍與太常少卿柳約並兼權御營使

司參議肖胄忠彥孫

忠彥琦子元符未左僕射

約臨安人也

肖胄之除日歷

不載都司題名在此月故因承造除命併書之

承奉郎吳若試尚書考功負

外郎奉議郎張閻守駕部負外郎 朝奉郎周離亨為

尚書金部負外郎鄂州點校上供錢物 尚書戶部侍

郎宣撫處置使司參贊軍事湯東野試工部侍郎兼知

建康府時建康寓治保寧僧舍而浙江制置使韓世忠

屯蔣山逐守臣顯謨閣直學士連南夫而奪其治寺殿
中侍御史趙鼎言南夫緩不及事固可罪然世忠躬率
使臣排闥而入逐天子之京尹此而可為無不可為者
矣願下詔切責世忠而罷南夫仍治其使臣之先入者
此為兩得上曰唐肅宗興靈武諸軍草創得一李勉然
後知朝廷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乃降南夫知桂州
而以東野知建康府戍兵故皆羣盜喜攘奪市井東野
峻法繩之不少縱民恃以安

建康志東野到任在六月
熊克小寇亦係此事於六

月末令從日歷係七月庚子日歷不書除工侍此以附傳及本部題名參修但本部題名在六月當考熊克又以東野為兵部侍郎蓋誤

中書舍人董道充徽猷閣待制道為宗

正少卿官省而罷旋入西掖至是纔踰月也

道益都人初見建炎

元年三月今年五月戊子除江東提刑其餘舍人日歷題名皆失之

知樞密院事御營

副使宣撫處置使張浚以親兵千五百人騎三百發行

在

此據紹興三年九月乙亥浚奏到隨行兵數修入

賜度僧牒二萬紫衣師號

五千為軍費

此據紹興四年九月趙鼎乞添賜度牒狀增入度牒二萬道此時為直二百二十萬

緡朱勝非閑居錄云浚出使賜錢百五十萬緡與此不同當考

上賜川陝官吏軍民詔

曰朕嗣承大統遭時多故夙夜以思未知攸濟正賴中外有位悉力自効共拯傾危今遣知樞密院事張浚往諭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祖宗積累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徇國無貽名教之羞同德一心共建隆興之業當有茂賞以答殊勲自王瓊謝亮之歸朝廷聞廊延經畧使曲端欲斬王庶疑其有反心乃以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召端端疑不行權陝西轉運判官張彬勸端不聽議者喧言端反端無以自明

至是浚入辭以百口明端不反時明州觀察使劉錫親
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趙哲皆在浚軍浚辟集英殿修撰
知秦州劉子羽參議軍事尚書考功員外郎傅雱兵部
員外郎馮康國主管機宜文字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
王彥為前軍統制彥將八字軍以從太學博士何洋閤
門祇候甄援等俱從行康國將行往辭臺諫趙鼎謂之
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責自邊事外悉
當奏稟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是日浚軍行屯雨花

臺時東京米升四五千留守杜充既還朝副留守郭仲荀以敵逼京畿糧儲告竭遂率餘兵赴行在充先行至江寧鎮與浚遇屏人語久之而別

辛丑朝奉郎陳恬直秘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恬堯

叟元孫

堯叟閩中人祥符中為樞密使相

少力學屏居陽翟躬耕養母

往來嵩少間上皇聞其名詔為秘書省正字奉祠去避地還蜀大臣薦其賢至是復召恬以老疾求去未幾卒于桂州 中奉大夫知滁州向子伋請罷民兵復巡社

專保鄉井毋得調發守隘從之尋命聽守臣節制子伋

敏中元孫也

詔進士陳大川程百之並補迪功郎

大川

百之未見

初朝廷以靳賽為淮東馬步軍副總管屯揚州已

而復叛招撫使王瓊與遇于興化縣瓊軍不整為賽所乘大敗制書金鼓印文皆為賽所得瓊僅以身免

壬寅詔迎奉皇太后率六宮往豫章且奉太廟神主景靈宮祖宗神御以行百司非預軍旅之事者悉從以參知政事李邴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滕康並為資

政殿學士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權同知三省樞密

院事凡常程有格法事及四方奏讞吏部差注舉辟功

賞之屬皆隸焉

奏讞事四年二月丙申選行在

惟軍旅錢穀除拜則總

於行營如故仍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

使楊惟忠將衛兵萬人從行

熊克小歷上以金將入邊方遣兵守淮及控扼江上

未有順動之意壬寅詔云云按日曆六月乙亥上巳降御筆及此事今但以臨行申諭諸路耳今於六月乙亥七月壬寅各隨事書之庶見本末

宣武軍節度使東京留守杜充為中

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宣撫處置副使呂頤浩張浚薦

之也仍命充總兵防淮賜錢八十四萬緡為軍中四月
之費時奉使洪皓等未至雲中完顏弼請侵江浙左副
元帥宗維許之大理寺言范瓊已賜死詔宣撫使司
參議軍事劉子羽諸治獄官吏各進秩一等獄卒及軍
士與勞者賜銀帛各有差

乙巳詔戶部供錢緡各二萬貫匹銀萬兩隨從皇太后
以備支費后性儉約有司日供千緡而止及是將行斥
賣殿庫緡二千匹以充費上聞之謂大臣曰朕事太后

與所生無異近市得衣絹數十匹即先分獻飲食亦然
今往南昌未有選期除綿自禁中分納外餘可令趣辦
之 命江西閩廣荆湖團練槍仗手峒丁以備調發詔
淮南沿江民間水手小舟並委守令籍其姓名俟有探
報其巡檢各部赴江岸與本處地分同備戰守優給錢
米候事定日放散時沿江雖置巡檢而朝請郎通判池
州郭偉言濱江之民皆善操舟萬一敵騎掩至所謂巡
檢勢力單弱不能拒敵則沿江習水之人必為敵用故

有是旨 吳國長公主入朝以易元吉畫玉管筆小玉
山為獻上諭以朕平生無玩好長主厚費致之殊可惜
復還之 山東盜郭仲威初與李成同在淄州金人入
淄成先往泗上仲威乃引兵至淮陽軍欲與其民貿易
既而圍之仲威之衆才數百乃取下邳八鄉之民雜于
軍中凡四月至是城陷仲威入城大掠取強壯以充軍
京西南路招捉副使王俊掠汝州京西北路制置使
翟興聞之親往招俊既入境命塞井夷竈以困興興至

城下俊欲出兵擊之興曰吾以好意來而俊敢爾命攻之將士應時登城俊引其衆遁歸繖蓋山興按轡入城秋毫無犯百姓皆安堵後三日引兵至繖蓋山俊出戰興又敗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八月

按是月
丁未朔

戊申環慶經略使王似言方今

用兵之際關陝六路帥乞皆用武臣呂頤浩曰臣少識
種諤眇小而為西夏信服今之武帥類皆鬪將非智將
罕見如諤之比杜充曰方今艱難帥臣不得坐運帷幄
當以冒矢石為事上曰王似未知武臣少能知義理若

文臣中有智勇兼資練達邊事如范仲淹者豈必以親臨矢石何為多藉武帥

己酉移浙西安撫司於鎮江府臨安守臣改帶管內安撫使翰林學士魯楙試禮部尚書龍圖閣待制知台州謝克家試兵部尚書右文殿修撰江淮等路發運

副使葉煥為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

煥進職在士子今併書之

壬子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邴以本職提舉杭州洞霄宮邴與呂頤浩論不合力丐免乃有是命

按宋史繫
庚戌日

資政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滕康

進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吏部尚書劉珣為端明殿學士

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仍許珣綴執政班奏事 詔尚

書吏部侍郎高衛從衛往洪州仍兼御營使司參贊軍

事沿路因便處置控扼及具形勢以聞時雖下詔堅守

建康而議者以為朝廷陰為避敵之計呂頤浩因奏事

為上言如曾楙尚疑之况小民乎宜量留嬪御掌批奏

牘以固人心且免令內臣權管恐其不密或緣此開端

上納之

按洪州之行潘賢妃實往而張才人吳夫人留上左右恐用願浩納說也

甲寅劉文舜寇舒州通判權州事鄭嚴遣人以禮待之
文舜喜遂入城秋毫不敢犯嚴請於朝以文舜為淮西
都巡檢使賜金帶嚴鍾離人也 龍圖閣待制陝西節
制使王庶罷徽猷閣直學士知慶陽府王似為陝西節
制使初庶聞敵去復入延安而城不可守乃移駐洛交
收召散亡會詔庶守長安庶益治軍且上章請不能守
延安之罪遂罷去延安之陷也金人移兵趨環慶路似

選勁兵邀擊于險兵不能進故用之

乙卯詔應侍從官非功在社稷及死於國事之人所得
官給葬事指揮勿行以言者有請也

此據紹興三年正月十九日廣東轉

運判官章傑中省劄

子增入日歷在乙丑

丙辰詔祠部度牒改用綾紙倣茶鹽鈔法用朱印合用
號仍增綾紙工直錢十緡通舊為百二十緡以尚書戶

部侍郎葉份兼權禮部侍郎提領措置自治平末年始

鬻度牒

李燾長編熙寧元年七月戊戌注前此未嘗書
賣度牒因錢公輔言表而出之鬻度牒蓋始此

年按實錄治平四年十月庚戌賜陝西轉運司度牒千道糴穀賑濟此云始於熙寧元年事亦相近 渡江

後軍興費廣用度多仰之舊以黃紙印造故偽者易為至是戶部郎中朱異等以為言始有是命既而戶部無見綾乃改用絹

辛酉廣州州學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勳以為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

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
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本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
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
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一千緡每井賦二兵馬
一匹率為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五百匹

此方百里之
縣所出賦稅

總數

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
為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始
一徧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

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
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
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綿絹率倍之行
之十年則民之口筭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
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勲為桂州節度掌書記
其後勲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略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
南北五十里以古尺計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
二百二十五萬頃有田夫二百四萬餘人出米千二十

四萬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賦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一千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餘斛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游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勲臨賀人也

壬戌隆祐皇太后登舟發建康百官辭于內東門上猶慮金人驟來密諭滕康劉珏令緩急取太后聖旨便宜

以行

此據李正民乘桴記按宋史繫已未日

癸亥徽猷閣待制洪皓奏自壽春府由東京出界呂頤
浩曰將來崔縱未必不先到上曰今奉使欲如玉雲者

豈易得先是羣盜張俊

俊即小張俊也後賜名守忠

李貴嘯聚賴上

道益梗提舉官范湜張銳常招慰之旋復亂皓至順昌
聞賊有至近郊以牛驢市物者約與相見譙門下皓曉
譬切至曰自古無白頭賊賊竦寤請歸報其渠帥廼為
書至其窟穴俊貴皆聽命率所領入宿衛貴即俗所謂

李閻羅者

此據洪皓行述附見日歷紹興三年五月二日御史臺主簿陳祖禮劄子元係迪功郎聞

喜縣尉京東西路提刑陳昌弼奏辟充准備差使被差
徐州等處幹事至利國監界遇郡賊張俊等全火盡伏
招安蒙本司保奏建炎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准告授宣
義郎據此文在皓出使之前不知與范滙張銳有無相
關今附此當
求它書參考
直龍圖閣兩浙轉運副使王琮罷仍奪

職坐不刊行資治通鑑板本也始范冲刻是書垂成而

去琮至遽罷之言者劾琮指司馬光為姦人謂通鑑為

邪說必欲毀板恐其流傳故有是命

日歷不載劾疏此以四年十月乙酉

刑部檢舉復
職狀修入

乙丑直龍圖閣權東京留守判官程昌寓自京城還蔡

州初杜充既去昌寓以無糧不可留引所部還蔡昌寓家傳

六七月蔡父老五百餘人投牋於留司馬公還曰蔡洵經寇攘自公臨治盜奔它境雖今有本道運判滕膺攝事民未安其政詞旨誠切杜充時為宣撫聞之檄公還按昌寓之去乃以無糧不可留非為蔡也趙姓之遺史十月昌寓入京師四年正月還蔡昌寓在京師凡四月隨行軍吏無糧食乃不可留姓之所書年月恐誤今從

家傳副留守郭仲荀亦引餘兵歸行在遂以直徽猷閣京

畿轉運副使上官悟權京城留守

悟初見元年八月丙寅日歷悟以元年六

月壬午除京畿轉運判官自後不見除日臣家藏綸言集有悟除直徽猷閣副使制詞略云其陞延閣之班以正使名之重故知仲荀既行都人從之來者以萬數離今為此官職也

京師數日始得穀食自此京師人來者遂絕矣先是知

唐州滕牧為董平所逐

事見今年五月乙巳

會羣盜八箠針王民

等犯京西牧自襄陽遣使招之皆聽命遂以其衆還桐

柏攻平民取道蔡州昌寓不納民營城東兩日無所得

而去牧以民之軍與平戰平敗執通判州事李祁以行

未幾牧遷京西轉運判官唐州遂無主將京師自悟留

守後命令不復能行留守司名存而已

據程昌寓家傳王民以昌寓至

蔡之日過其州故附於此未知與董平以何日戰也

初統制官喬仲福自關中

引兵還行在道饒州入其郭占民居掠子女呂頤浩聞之白上詔官軍經由州縣者皆毋得入城仍具應付錢物數及有無騷擾申尚書省

丙寅上謂輔臣曰國用匱乏政以所費處多呂頤浩曰用兵費財最號不貲故漢文帝不言兵而天下富上曰

用兵與營造最費國用深可戒也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漢武帝外事四裔

內侈宮室剝民之膚極矣及盜賊蜂起乃始封宰相以富民侯顧奚益哉太上皇帝以用兵營造為竄財之戒其有鑒於斯乎然臣嘗竊議之二者為財用之竄雖均宮室之未所當深戒師旅之興有出於不得已者文帝

惜露臺百金之費而乃講武於上林聚兵於廣武豈新營造而輕於用兵哉蓋應敵之備不得不然也太上皇帝在位三紀臺榭苑囿無所營繕內帑所積甚富及金人南侵餽餉賞犒之費盡出於此而民不知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而後知聖慮無一日不在斯民也

丁卯朝散大夫京東路轉運判官杜時亮為秘閣修撰假資政殿學士充奉使大金軍前使進士宋汝為授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副之初朝議以為敵師且至而洪皓崔縱未得前求可使緩師者時亮宣和末嘗為燕山路幹辦官金許王宗傑至燕與呂頤浩等五人

俱被執既而釋之汝為豐縣人身長七尺餘博聞彊記
徐州之陷闔族百餘人皆死至是聞金人入邊見部使
者陳邊事遣詣行在所上納其說命持書遺金主晟請
和且致書左副元帥宗維略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
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
所以鯁鯁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連奉書
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
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

謹按十一月丁卯詔書云
在建康遣杜時亮具為書

指曲盡哀祈恐即此書也國史拾遺與元帥書八月日
謹致書國相元帥閣下某昨遣洪皓輸懇切之誠懼道
塗梗塞或不時布聞則又令崔縱進書御者既遣使者
于庭君臣相聚泣而言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
不過守與奔而已今大國之征小邦譬孟賁之搏雉僥
耳以中原全大之時猶不能抗况方軍兵撓敗盜賊侵
交財賄日殷土疆日蹙若偏師一來則束手聽命而已
守奚為哉自汴城而遷南京自南京而遷揚州自揚州
而遷江寧建炎二年之間無慮三徙今越在荆蠻之域
矣所行益窮所投日狹天網恢恢將安之耶是某以守
則無人以奔則無地一身彷徨跼天踏地而無所容厝
此所以朝夕總總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也恭惟
元帥閣下以宗英之重行吊伐之師謀略如神威權不
世其用兵之妙與黃帝爭驅遂北平契丹南取中國極
天所覆混為一區此豈載籍所有哉故某十二字願削
去舊號自此一某二字者蓋知天命有歸而欲仰以成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九

缺二字

一尊之人也

如此則

缺十三字

金珠玉帛者大

金之外府也學士大夫者大金之陪隸也是天地之間

皆大金之國而無有二上矣亦何必勞師遠涉然後為

快哉昔秦併天下可謂彊矣而不廢衛角之祀漢高祖

成帝業可謂大矣而不滅尉陀之國周武帝兼南北朝

可謂廣矣而許留蕭答以為附庸故曰竭山而攻者非

善攻者也竭澤而漁者非善漁者也伏望元帥閣下恢

宏遠之圖念孤危之國回師偃甲賜以餘年

倘異時奉事之誠不足以當保持之意則移師問罪

六字何難之有某亦將何辭嗚呼中天而立至威也相

時而動至明也存人之血祀至信也全人之肝膽至仁

也兼是四者在閣下德為何如在某之感為何如不寧

惟是而已大軍一回則數百萬之生靈永保室家數萬

里之山河永成井邑亦大國之利也孰與夫皇皇稱兵

而自殘其一統之內哉今

言某之受賜有若登天之難而閣下之垂恩不啻轉圓

之易伏惟留神而特加矜察焉謹再遣使資政殿學士
朝請大夫文安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杜
時亮副使武功大夫開州刺史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宋汝為特詣行府僮蒙許使參見而受約束幸甚
素秋將杪冀益順
時保重永綏壽社時劉豫節制東平呂頤浩因以書遺

之俾汝為面陳朝廷密意 光祿少卿范寅敷自金來

歸詔寅敷都堂審察

寅敷已見元
年二月戊辰

先是知陝州李彥仙

遣小將趙成往雲朔覘事比還念無以自明乃挾寅敷

以歸至是赴行在成正平人也

此據張鈞續
中興忠義錄

已已詔郭三益鄭穀所賜田宅並減半初上念鄭穀之

忠且以其河朔人無家可歸故於常賻外賜第一區田
十頃比三益繼薨其家援以為請許之言者論三益本
王黼死黨毀無尺寸功乃減其半言者又爭之遂寢其
命其後上思毀之忠卒賜之

庚午奉安滁州端命殿太祖皇帝御容于建康府天寧
萬壽觀

壬申上謂輔臣曰高麗入貢人使將至聞上皇遣內臣
宮女各二人來朕聞之一則以喜一則以悲朕違遠二

聖已及三年忽得安信豈得不喜上皇當承平之久以天下之養奉一人彼中居處服食凡百麤陋而朕居深宮廣殿極不遑安且朕父母兄弟及妻皆在異域惟有子近又薨逝孑然一身當此艱難所以悲也玉音未已淚已盈臉呂頤浩曰願陛下少寬聖抱大恢中興之業二聖忽有使來南歸之期可望此必金人之意若非彼意數人者雖至高麗高麗亦不肯令來上曰然詔布衣陳篆吳石韓彥季元忠並假從事郎令入對石常州

人彥汝州人元忠河北人篆等皆從杜充軍往壽春故
有是命

甲戌禮部尚書魯楸為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張守
為翰林學士先是殿中侍御史趙鼎入對論守無過下

遷

按守原為御史中丞六月甲戌以言事異旨遷禮部侍郎

上曰以其資淺鼎曰中

丞臺綱所繫豈計資耶且言事官無他過願陛下毋沮
其氣時上每除言官即置一簿考其所言多寡鼎為臺

諫三月而言四十事上皆行之

中興聖政龜鑑曰朝政有闕許士庶以直言利

害當諫諭從臣而給札或以朕之耳目付臺諫或以不畏強禦責御史趙鼎有言四十事固足以見鼎之盡職而四十已行三十六尤足以見高宗之善政增言事官置言事簿而聽言路廣矣

乙亥直顯謨閣知青州劉洪道充徽猷閣待制京東經略安撫制置使時洪道奏使時洪宮等牽制且諸將不

按洪道奏使句以下十一字文義未明當有關文

上以京東僻在一隅而洪道

屢騰奏牘欲倚之經略山東故有是命又以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宮儀知濟南府召知濰州閻臯赴行在仍下詔戒諭之於時洪道等皆失守而臯已南奔朝廷蓋未

知也

趙姓之遺史附此市於今年五月而日歷載戒諭敕書於七月乙亥敕書有云還洪道制置之印付

宮儀濟南之符并名閩舉來朝行在故且繫此日更須參考

鄉貢進士陳登為迪

功郎登師道子也三試禮部不第客游南方貧窶不能

自立翰林學士張守等三人言於朝故有是命

師道彭城人秘

書省

正字

是月詔中書門下省檢正官歲舉官如左右司條例

此以

紹興二年四月五日
仇愈申明劄子附入

兵部尚書謝克家言今日官冗

外方尤甚請悉罷之以紓民力又言官軍單寡而郡縣

皆有土豪宜令自相推擇有智勇者各守其地郡縣有
闕官處乞許郡守自辟吏銓無礙則付以告身若其徇
私則監司御史得以糾之今京東西及江淮悉為榛莽
難用常法宜建藩鎮文武並授令得便宜從事財賦亦
聽自用如捍禦有功則許世襲又言國典不存宜詔諸
郡訪求傳錄俟駐蹕既定悉上送官凡此皆急務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七

宗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閏八月丁丑朔御筆朕嗣位累年凡可以睦
隣息兵者卑辭降禮無所不至而敵人侵陵有加無已
未有休息之期朕甚憚之比命杜充提兵防淮然大江
之北左右應接我所守者一由荆襄至通秦敵之可來
者五六兵家勝負難可預期朕欲定居建康不復移蹕

與夫右趨鄂岳左駐吳越山川形勢地利人情孰安孰危孰利孰害三省可示行在職事管兵官條具以聞始張浚建武昌之議呂頤浩是之有成說矣浚行未幾江浙士大夫搖動頤浩遂變初議是日召隨駕百官及諸統制赴都堂至晚以二十五封進入大率皆言鄂岳道遠饋餉難繼又慮上駕一動則江北羣盜乘虛過江東南非我有矣翌日輔臣入對上猶未觀謂頤浩曰但恐封事中趨向不一昔真宗澶淵之役陳堯叟蜀人則欲

幸蜀王欽若南人則欲幸金陵惟寇準決策親征人臣若不以家謀專為國計則無不安利矣然卒定東巡之策

戊寅尚書工部侍郎兼知建康府湯東野提舉應副六

宮事務先往平江

按六月壬寅詔書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先往豫章以趙鼎扈從錄考之潘

賢妃實從今此猶有所謂六宮者豈非上左右侍御之人邪四年六月己亥注云可考

徽猷閣

待制知廬州胡舜陟知建康府充沿江都制置使集英殿修撰王義叔副之先是舜陟言欲專治軍旅前迎大

敵以謀與戰仰護行在王絢曰舜陟語甚壯似可託以
方面上曰言未可信須在行事會兵部侍郎松江措置
使陳彥文引疾罷為龍圖閣直學士在外宮觀乃卒用
之自軍興後淮西八郡羣盜攻蹂無全城舜陟守廬二
年安堵如故繇是廬人德之 龍圖閣直學士知平江
府孫覲罷仍奪其職以言者論覲嘗建明王安石常平
聚斂之法也時覲在平江拘催民間崇寧以來青苗積
欠民苦其擾上聞亟下詔除之

下詔在九月已
未今併附見

資政

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李邴知平江府

初以防秋起江浙福建湖南等路禁兵屯於昇江蘇潤
荆襄六郡而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江東諸州地多要害
用便宜止之已卯以聞然議者謂浚所得便宜之命當
用於川陝軍前今甫出國門而遂用之非也

議者蓋
朱勝非

乙酉詔諸路復置提舉常平官指揮勿行用殿中侍御
史趙鼎疏也鼎之疏曰臣聞漢昭元年罷榷酤均輸之
法唐順宗即位罷月進羨餘之資如拯溺救焚惟恐其

不及所以固邦本於不拔延世祚於無窮恭惟陛下即位之元年即降指揮罷常平官吏蠲免常平錢穀詔下之日無遠無近鼓舞歡呼仰戴惟新之政而去歲之冬初復有指揮置提舉官根刷諸司侵支催理民間舊欠諸司侵支固豈入已非軍期犒賞則月給錢糧逼使撥還亦非已出奪彼與此有何利害民間舊欠所在皆然非逃亡人民則庸胥猾戶迫令輸納號令不行良善之氓例遭抑配開猾吏衣食之源遺平民推剝之苦人心

駭愕物論紛紜使陛下重失人心特在此舉繼聞有旨
委從官詳議渡江之後未即施行而遠方官司奉承不
暇修飾廨舍召置吏人供帳什物之資增給祿廩之費
不知其幾何也近據監察御史林之平申福州一州已
使過錢三萬餘貫則其餘州縣計不減此提舉官差與
不差提舉司置與不置元無明降指揮徒使四方奉行
違戾竊惟斂散本非良法知取債之利而不知還債之
害前言固已曲盡於人情而今乃督責於既已放免之

後其為嗟怨豈特還債之比邪臣願陛下明降睿旨一依建炎元年指揮罷提舉常平官吏放見錢穀仍令追理耗用椿充錢本復舊平糴之法不惟陛下卹民之詔不為空言而使斯民復見祖宗之政矣疏奏從之是日上謂輔臣曰士大夫間有言李綱可用者朕以其人心雖忠義但志大才踈用之必亡人之國故不復用呂頤浩曰臣等與綱素無嫌隙原其心非故欲誤國但志大才踈耳上曰如聽邢儉言遂結伊都金人至今以為

饗端周望曰如宣撫河東先於河陽納置級軍金人聞而笑之亦足見其疎也

丙戌御營使司參議官柳約請令土豪募民防江不仰給縣官者二百五十人官其首仰給者倍之先是沿江制置司乞計人數正補官資更不借補上曰自崇觀以來爵秩叨濫日甚一日如小使臣闕只二萬餘今借補者何啻三五十萬將來事平未知何以處之呂頤浩曰若分布諸州縣止給俸錢即不難處也王絢曰富貴人

主操柄若使臣下得假將何以馭臣上甚以為然

丁亥輔遠攻漣水軍南寨大掠之殺漣水軍使朝請大

夫郝璘丞修職郎吳深

此以紹興二年四月十五日璘家乞推恩狀增修

遂以

其衆降於淮南招撫使王瓊先是太學博士孟健自海州率民兵數千勤王至漣水軍南寨因留焉遠攻之數

月及陷健與其家皆死後贈璘等官錄其家有差

健初見二

年三月紹興五年四月己酉推恩深三年五月癸未推恩今並附此

是日上召諸將問

以移蹕之地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御營都統制辛企

宗勸上自岳鄂幸長沙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後至曰國
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上乃命內侍
押三人赴都堂議上聞俊等退避之說殊怫然至晚不
食戊子呂頤浩等入對上謂曰俊企宗不敢戰故欲避
於湖南朕以為金人所恃者騎衆耳浙西水鄉騎雖衆
不得騁也且人心一搖雖至川廣恐所至皆敵國爾頤
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但
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豈

可無宰相周望曰臣觀翟興李彥仙輩以潰卒羣盜猶能與金兵對壘拒守陝洛臣等備位宰執若不能死戰以守異日何顏見彥仙輩臣實耻之上曰張守入對言不如留杜充建康不可過江願浩曰臣與王絢周望韓世忠議本自如此上又欲令世忠守鎮江府劉光世守太平及池州願浩等以為然防淮之義遂格

己丑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願浩進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杜充守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御營

使充既升宥密自言中風在告上知其不滿且以充久

司留鑰天下屬望將授以兵柄故越次用之制下四日

充即起視事

熊克小歷命二相在丁亥今從日歷

充止進一官為太中大

夫蓋當制學士失之 參知政事王絢兼御營副使

是日通奉大夫范致虛入對先是右正言呂祉言致虛

之才在今日可當一面雖有過宜棄瑕用之乃自謫籍

中召赴行在而右諫議大夫富直柔力言致虛不當復

用遂除資政殿學士知鼎州祉亦隨罷諫職

祉除外任據諫院題

名在此月
日歷無之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知濟南府宮儀屯盤

石河數與金戰勝負畧相當金人患之乃宣言宮太尉
馬軍五不能當我之一然步軍絕勝儀聞之以為然金
人屯密州北二十里時出兵而南儀禦之敵佯若不勝
而退儀易之敵伺知其懈至是引兵攻儀馬步俱進方
戰馬軍少却既而分為兩翼直攻中軍儀猶不知衆遂
大潰儀與京東經略安撫制置使劉洪道奔九仙山敵
又逼之洪道以餘兵二千奔海州李達吳順乃以密州

降金洪道過楚州為郭仲威所敗遂至真州詔儀即真州屯駐 淮東副總管靳賽以所部詣御營副使劉光世降光世因以為將就統其軍人人皆喜

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臣伏覩詔書以敵人侵凌備禦不給遂有移蹕之意右顧岳鄂左趨吳越安危利害下訪羣臣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今臣所陳不免追咎既往者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復收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

不追不可不改故也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
帝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
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
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
月金兵深入陝右遂破京西而漫不治軍略無扞禦盜
賊橫潰莫之誰何無辜元元百萬塗地怨氣上格日昏
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物糜費不貲猥
於城中講行郊報朝廷動色相謂中興敵騎乘虛直擣

行在匹馬南渡狼狽不堪淮甸之間又復流血逮及反
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為久圖百度頹弛淮南宣撫卒不
遣行自畫大江輕失形勢一向畏縮惟務遠巡軍民怨
咨如出一口存亡之決近在目前凡此節次十餘條皆
所謂舉措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衰亡固不足道請以
中興者言之夏少康周宣王燕昭王越勾踐漢光武莫
不任賢使能修政事治軍旅而其奮發刻厲期於必成
者則又本於憤耻恨怒之意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所以

光復舊物各稱賢君未有乘衰微缺絕之後竊竊焉因
陋以為榮施施焉苟且以為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為
陛下計當何如而黃潛善汪伯彥顧以乳嫗護赤子之
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
可不自重愛也曾不知太祖勤勞取天下列聖兢業嗣
守不敢墜失今也宗廟為草莽堙之陵闕為畚鍤警之
堂堂京華荆棘生之赫赫帝圖盜賊營之然則潛善伯
彥所以誤陛下陷陵廟感土宇喪生靈者又豈燕昭越

踐漢光武之比乎本初嗣復既不為迎二帝之策因循
遠狩又不為守中國之謀以至於今德義不孚而號令
不行刑罰不威而爵賞不勸巡幸所至民以淮甸為戒
駐蹕所在人以敵至為憂東南之州郡幾何翠華之省
方無已若不更策以救垂亡則陛下永負孝弟之愆常
有父兄之責則人心已去天命難恃雖欲羈栖山海跋
履崎嶇臣恐非所以為自全之計也為今之計願陛下
一切反前失而已則必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

諂而不悟其非廵守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
經涉變故僅免危亡盖上天警戒於眇躬俾大宋不失
於舊物金人扶立僭偽俾臣作君朕義不戴天志思雪
恥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
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
衣臨陣按行淮甸上及荆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
忠義之士必雲合而景從天下武勇之夫必響應而颺
起國用不足於此不患無財甲馬不強於此不患無備

有道多助孰不順之秦隴雖遙驍騎壯士即可坐致齊魯雖失饒財厚貨必自竭輸陛下凡所欲為孰不如志其為利害豈與退保吳越日就滅亡同年而語哉臣不自量每切憤歎既未能被堅執銳先啟戎行而服業簡編討論古昔固當忘其昧陋少贊經綸輒為陛下畫七策為中興之術其一曰罷和議而修戰畧蓋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於耿南仲何也淵聖

皇帝在東宮當宣和季年王黼欲搖動者屢矣南仲為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李邦彥時邦彥方被寵眷又陰為他日之計每因王黼讒譖頗曾解紛亦緣上皇仁慈本無移易太子之意也既而淵聖嗣極遽遷前朝大臣而邦彥為次相金人遽至城下邦彥諧譖小人烏知遠慮遂獻和議而南仲以宮傅之重方奉椒房出奔聞六飛堅守至陳留而返自愧其失因附邦彥而沮种師道擊敵之謀於是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明植黨

必欲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機會一去
國論紛然中制河東之師必使陷沒以伸和議之必信
二帝遠去宗族盡徙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南仲
主持邦彥以報私恩不為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狠
忮膠結寧誤趙氏不負耿門之所為也使其可和則淵
聖執德不回馴致禍敗而陛下卑詞厚禮避地稱臣無
所不用其極乞和之使接武於道宜其少緩師矣何乃
累年而尚無效耶自古中國盛強如漢武帝唐太宗其

得志四夷必并吞掃滅以示廣大侮亡取亂竭其兵力
而後已中國禮義所自出也恃強陵弱猶且如此今乃
以廉退慈仁君子長者之事望於尼瑪哈有是理哉若
以為強弱之勢絕不相侔縱使向前萬不能抗則自古
徒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
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罷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
幣為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圍之策漢高祖迎
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敵國知我有

含怒必鬪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不然則今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帝飾子女則孰多於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加於異意之宰輔深思遠慮反復計之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昔契丹至澶州王欽若陳堯佐請幸吳蜀惟寇準勸親征及成功之後欽若等羞恨無以藉口則撼真宗曰當時寇準亦豈有好計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錢以陛下為孤注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為愛君而寇準之

功為幸勝今之議和者其情狀一一出於此苟能息絕其議陛下不藉之以塞民望大臣不藉之以寬己責則必為善後之圖矣其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夫事有緩急治有先後既定議講武則其餘庶事有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區處之今典章文物一切掃地百司庶府殆為虛設其必不可闕者惟吏部戶部為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慎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不過置侍郎一員郎官兩員胥吏

三十人則所謂磨勘封叙奏薦常程之事可按而舉矣
戶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今四方供貢久不入於王府
往往為州郡以軍興便宜截用經常一壞未易復理竊
觀行在支費每月無慮八十萬惟以權貨鹽利為無窮
之源耳故臣謂宜置行臺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
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司以者哲諳練大臣總臺謹守
成法從事郎吏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為營衛命戶
部計費調度以給之其虛名無實徒費國用之所一切

省罷陛下奉廟社之主提兵按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
不為定居惟是侍從臣寮帥臣監司要害守牧則當加
意以時進退其賢不肖功罪之著明者而餽餉之權自
宜專責宰相而選委發運以佐行於下如漢委蕭何以
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以歲月量入為出
何患無財所謂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顛持危其責甚
重非特早朝晚見坐政事堂弊然於文具無益之末
移那闕次以處親舊濟其私欲而已也古之人君臨政

願治必委任宰相豈徒體貌崇重一聽其所為亦必深相提策務為明白計日累月以考功緒陛下視今日國勢孰愈於前日乎此在宸心所自鑒照臣未敢深論也其三曰務實效而去虛文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躬率而不變之者則在陛下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誓戡大憝不為退計者乃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廣捐金帛冀幸萬一者孝弟之虛文也屈已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略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

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由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下之士姑為禮貌外示美名者為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鯁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稱善泛受其說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置之官爵所加人不以勸或內惡其切直而用他事遷徙其人者為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材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

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駑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於賊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朴實用命之功者為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所在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大抵如周顯德年中世宗命我太祖之意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戰獲則

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今
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
養姑息之惟恐一夫不悅幸而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
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為治
軍之虛文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
使久任於官懲革弊政痛刈姦賊以除民害雖軍旅騷
動盜賊未平必使寬卹之政實被於民固結百姓將離
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音出於上虐吏沮於

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贍軍則厚
衷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草凡干涉軍需之具日日
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姦弊民已不堪乃復蠲其稅租載
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為愛民之虛文也若夫
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
則為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為肉
為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陛下戴黃屋建幄殿質明
輦出房雉尾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

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卑卑而前搢笏
出奏司辰唱辰正則駕入而仗出矣以此度日而國勢
益卑彼尼瑪哈晝夜厲兵跨河越岱電掃中土遂有吞
吸江湖蹂躪衡霍之意吾方挾持虛器茫茫然未知所
之此則為天子之虛文也伏望陛下留意實效勿愛虛
文於此七者奮發慷慨而力圖之其四曰大起天下之
兵今宿衛單弱國威銷挫臣嘗言乞早勾發京師衛士
赴行在又降等杖於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二

廣抽揀禁軍貢發充御營正兵增厚其月廩精加訓閱
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昔漢高
祖嘗大敗於成臯矣與數騎渡河入張耳韓信軍奪其
印易置諸將軍遂復振此得御將之大權雖智如韓信
且莫能測宜其取秦滅項甚易陛下今欲於劉韓張辛
四人之兵有所移易廢置臣知其不能矣權既偏重柄
既倒持彼必謂陛下不能一日而舍之夷踞桀驁日以
滋起陛下以孤立之身寄於其上安能使此四人者常

無怨怒相激而不為變乎苗劉之亂率爾而作者坐此故也漢獻帝時主柄下移不能自立李傕郭汜以偏裨小將互劫乘輿至以臭牛之骨與帝進饌萬乘人主為叛臣所質此既往之鑑也臣謂今日見在兵必不可用既未有以大更易之莫若先集天下勁兵以強御營之勢然後可以彈壓悍將驕兵悍將驕兵既不敢妄動咸就紀律則四方橫潰之軍及羣起不逞之盜必自帖息猶有披猖不軌者遣偏師以銳卒往禽滅之遂罷招安

之策况陛下以雪耻復讎為己任仗大義而行天下頑
兇不義之徒固將斂衽倒戈而聽驅使之命矣漢光武
為銅馬帝者用此道也東南之禁卒既起則又命福建
團結槍仗手建汀南劍邵武四郡精選萬人各擇其土
豪使部督之各屯本處以俟興發命兩浙募水手并選
發諸州撩湖捍海等兵盡付水軍教習戰艦命江東西
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閑田給養之人得一頃正稅之
外其餘科須一切與免命廣西及辰沅鼎靖於見數峒

丁中實科有技能壯勇者不取虛數分畝踐更屯戍襄漢為山林谿谷之援以京西淮南荒廢無主之地為屯田招集兩河山東及本路流徙之人略依古法均節之擇強武者訓習且耕且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承任者因以任之凡此六條雖非講武必為之急亦不可不為之助陛下試使執政大臣委棄簿書細故勿設他說以相論疑日夜圖維擇人而為之必見功績於是時而兵不强敵不畏盜不息然後可以歸之天命無

所復為矣不然是自棄也陛下內有自棄之心而欲於目前三四庸將數萬潰卒中求為久安三尺童子亦知其不能矣或者必曰軍旅之興民最受弊今若如前所陳恐未能有損於強敵而先已自殘其民矣則臣應之曰自金南侵已來國家歲歲以和好自處未嘗敢以兵及北向凡以愛民恐勞之也然大河以南連亘數十州之地城覆民屠不可勝計豈用兵之罪耶設有一城一邑能率勵兵民誓以死戰一郡不克一郡繼之不猶愈

於束手屈膝斃於白挺之下哉惟在任將相使處置合宜則雖使民以死尚且不怨況欲用兵以保衛赤子乎漢光武既滅新莽之後東征西戰尚十餘年而後天下大定當時豈無勞民費財之事所計者大則有所不暇恤顧能以軍旅擾攘之中常有愛惜生靈之意故天助而人歸之苟坐視四海流血而避用兵之勞費則是舜不當征苗啟不當討扈高宗不當伐鬼方宣王不當伐玁狁以噎廢食非通時務經國之遠猷也其五曰定根

本自古圖王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者豈
非建都之謂也今都城已失則必思所以克復舊物者
然考天下之勢莫強於關中今則力未能至按南渡之
迹莫過於建康今則事理不可參擇二者欲強進取之
資而無形勢之失惟荆襄為勝今方城鄧林雖非天險
然漢水為池上下不過千里其要害易守非如淮西汗
漫平原曠衍四通五達易入而難避也誠能屯唐鄧之
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峒丁并施黔諸軍築堅壘列

守漢上阻以州軍防以正軍繚以弓手兵民牽制江黃
呼吸廬壽則攻取之計成然後陝西聲氣相應而騎卒
能至川廣之富皆可拱揖其比於漂泊大江之南棲伏
東海之濱險易利害相去遠矣建康固是六朝舊邦甘
守偏隅遷延國祚亦何不可而臣獨以為不可者以陛
下之責與晉元不同故也今陛下父兄在敵中無恙其
聞陛下登寶位也必旦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為中國帝
王吾之歸庶有日矣於今數年日迫月切而獻謀者方

欲冀陛下南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者而陛下南狩日
遠月忘遂無復國之心別求建都之所此臣所深不喻
也今河北河東之民知朝廷不復顧思已甘心從敵山
東京西淮甸之民猶冀陛下未忍遽棄若更遲延歲月
無以及之則怨恨陛下而為敵國者所至皆然亦何必
尼瑪哈邪於此而欲建都非特不可亦不能矣臣願陛
下先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江廣斥堠治盜賊自
以精兵二三萬為輿衛於穩密州郡速置營屋以安存

其所謂老小者陛下提此兵渡江而北緩轡而上遣使
巡問父老撫綏挺刃之餘民至於荆襄規模措置為根
本之地猶漢高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河內雖巡歷往來
征伐四出而所守固必爭而勿失者以荆襄為重陛下
方富於春秋非如昔人白首舉事覬萬一之成者誠能
堅忍聳厲坐薪嘗胆悠久為之而不能濟則書傳所載
周宣王漢光武之事皆為妄言以欺後世無足信矣陛
下聰明洞照必不謂然也其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

建任使之上世帝王為治之道惇睦宗族強本弱枝所以鞏固基局紹延祐命故三代有天下皆傳數十世而周又特為長久蓋以大建宗室以自藩屏故也原其用心蓋以天下為公而不以為私初非如後世以智力把持之褊心多忌雖有骨肉懿親盻盻不借以尺寸之權而恐其伺便軋已亡秦是已漢以為鑒遂大封同姓非劉氏不王及其久也光武劉備皆以宗室唱義而起於滅絕之後夫漢高固欲為久遠無窮之慮非為其一身

也以謂不如是不足以大庇子孫萬世血食然則封建宗室者乃固守天下之要術也今陛下之族北轅者衆矣所幸免亦幾何而黃潛善鄭穀小人之見本無遠識謂陛下以支子入繼又不緣傳付之命國步未夷恐肺腑之間不無非望之冀考其行事必曾進言恫疑虛喝以恐動宸心故自南都以至維揚誅竄之刑疑忌之意相尋繼見雖其罪戾或自貽戚然亦恐未必盡出於治親齊家之美意審如是欲以保國而延歷難矣今宜於

同姓中不間親踈選擇賢材布之內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衆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具有克敵戡難之功者宜漸為茅土之制星羅而棊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讎敵知趙氏之居中國者尚如此其衆既失而復得者非特陛下一人而已則其撲炎火之橫心立異姓之譎謀庶其少息乎其七日存紀綱以立國體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綱紀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綱紀以法祖宗綱紀存則存

綱紀亡則亡所繫如此夫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
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於君子為難蓋
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
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
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福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
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
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今也仁宗
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

小人方新且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然則陛下欲求君子而用之而不愛爵祿以待其人豈非甚不易得者乎君子未得而已試無堪敗事顯著之小人稍稍類聚其未至則召之惟恐其不來其既至則用之惟恐其不速混然雜進其黨必集所謂悔過用賢之意與陛下反正之初絕不侔矣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盡輸之敵國耶將以汲引豪傑延致英雄而標的如此是猶却行而求

前北轅而適越爾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以後陛下之家戒矧今日否塞之氣充於中原陰長之滋勃興於外域非得希世異材上下內外迭任交用泰何由復而否何由傾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也右文左武者有國不易之道漢高祖用韓信彭越不以加於蕭曹光武用賈復耿弇不以加於鄧禹唐太宗用李靖李勣不以加於房杜蜀先主用關張諸將不以加於諸葛孔明非獨其禮文等降不

同其誠心所以待遇之亦異今儒學衰息未有巨賢碩
德屹乎朝廷以收運籌指蹤之功陛下所深恃以為心
膂爪牙者惟三四庸將耳夫此數人者以近時論之曾
不足以當种師道之廝役况望古昔明將乎而偃蹇龐
然當負重寄使平寇盜尚或未能豈敢冀其向強敵發
一矢也自愧無以塞責則大言詭論以上欺睿聽慢辭
倨禮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亂皆文臣所致耳敵人方
強不可與爭鋒必以退避自保乘時而動又不鈐勒其

衆動則潰潰則盜盜則招招則官反復循環無有窮已
其為國家之害又豈淺哉竊聞陛下推心撫之失於太
厚出入內禁不以時節小人不知義理習於所熟以謂
君臣上下猶朋輩然恃憑威靈無有紀極寵而不驕驕
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臣願陛下委大臣
以腹心待近臣以禮貌常使南衙朝士氣勢重於此徒
天下抱才自愛之人必願立於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
為陛下竭忠盡節不愧古人者矣與樊噲為伍韓信猶

羞之况儒士乎臣參奉內朝班綴之後欲求近臣如汲黯之流氣折淮南尚未多得羸軀弊輿惴惴然於長戟犬馬之中卒伍賤人皆得以惡聲誰何之不敢正色忤視少拂其勢從臣如此况其下者乎唐制監察御史秩七品衣綠至卑也然銜命出使則節度使具橐鞬郊迎本朝沿此意郎官出使則序位在轉運使之上凡此盖欲尊重天朝習民於上下之分也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管軍於簾外倒仗聲喏而過呂夷簡為相日有營

軍忽遇於殿廊年老皇遽不及降階而揖非有悖廢之
罪也夷簡上表求去以為輕及朝廷其人以此廢斥蓋
守分之嚴如此今見其分庭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長
而不已陛下不為之別異表著是自削堂陛無復等威
此綱紀國家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篤實躬行之士
而舍浮華輕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本朝自熙寧
以前皆守此道至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亂周公之實絕
滅史學倡說虛無以同天下之習其習既同於今五十

年士以空言相高而不適於實用以行事為粗迹曰不足道也其或蹈規矩守廉隅稍異於衆則羣嘲而族笑之以為異類紛紛肆行以至敗國二帝屈辱拜莽擅朝以為是適然耳仗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為害也夫欲變風移俗惟係上所好惡韓琦富弼在朝文武兩班升朝官以上即不許自陳磨勘皆聽檢舉所以養勸廉耻恢張四維故當時人知自重風俗忠厚至今乃有身為從臣而自陳磨勘乞覃恩轉官不以為

耻者矣推而上之見利必忘義貪得必患失遺其親後其君背叛篡奪便可馴致此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者也今萬化之原本於陛下苟力行孝弟則天下忠順者來矣好賢遠佞則天下名節者出矣賞清白則貪污者屏矣崇行義則奔競者息矣旌能實則謬誕者懲矣貴忠厚則殘刻者遠矣苟反此道則頽波日漫必至於糜爛而後已至於文辭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誠不宜任用以為浮薄之勸也靖康二年著作郎顏

博文佞諛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
及為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盱之名本為興周
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近世所謂能文之士
也其操術反覆如此故庶恥道消四維大壞則社稷隨
之陛下有何利焉此綱紀國家之三事也法度者所以
治天下之具號令者所以行法度之幾而信義者所以
出號令之實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
重信至於易死疑若太過鄙夫陋儒以智詐譎詭為術

者必忽此言然真宗澶州與契丹結盟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輕動宣和宰相王黼一旦敗盟舉兵結金人伐與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章閣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敵人得以藉口夫金人何憾於我哉皆契丹慕之假手借兵報滅國之怨耳失信之禍乃至於此孔子之言良不為過而近日以來朝廷失信於民尤甚臣不能徧舉其目但如所謂前降指揮更不施行如所謂已差下人別與差遣此等奏語必日聞於冕旒

之側矣陛下何惜不勅大臣俾審熟思慮而直為此反
汗之失以欺駭四方之聽乎今外州郡專制不稟朝命
者漸多有之所恃以指麾役使惟在號令出之不審則
輕守之不固則疑輕而且疑則制命之權不在陛下矣
承受既數奉行實難不曰略與應彼指揮則謂不晚必
又更改近在朝廷尚有此風遠而四方從可知矣陛下
縱有真賢實能付之民社仁政惠澤播之黔黎以是之
故何繇責其功效百姓雖愚然習於知見必謂朝廷之

令率皆誑我是心一萌姦雄得以誘之矣此綱紀國家
之四事也郡守縣令者親民之官監司者統臨州縣之
長天下之治起於一縣縣治則州治州無不治則天下
治矣明主必慎擇居此之人既得其人必久任之以考
功罪之實而施賞罰焉近日以來朝廷移易郡守監司
無月無之殆不可勝紀東南路分不過十數何乃紛紛
如此陛下宜察其故矣謂其不才而罷之耶則曷若考
慎於未命之前也顧恐未必然特出於用事者之私意

耳民力已困財用已竭潰兵劇賊徜徉乎其間戎務軍
需交制乎其上朝廷憂勞嘆息而未能救尚忍不為擇
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以撫綏之乎臣願深詔大臣自今
以往於郡守監司縣令斷以三年為任非有大過勿輕
移改縣令不許輒從奏辟去官具有貪汙為民害者舉
祖宗法痛懲治之仍許內侍從官舉所知堪為令者歲
一人後不如舉貶秩示誠留意此事庶幾斯民於鼎沸
之中有蘇息之望又今吏部無闕以待入官之士無

所得祿一切苟且求權攝以度日見居官者不能勝任
逆避患害則求差檄幹辦之名苟營俸粟無復夙夜之
志欲事治而民安難矣今欲乞專委諸路帥臣轉運提
刑不以遠近共限一年申發部內見任及闕官已授未
到職位姓名參三司之實付吏部為案抵以行差注諸
有以便宜從事辟置官屬者必用曾任令錄以上無過
犯人其奏補出官及曾以不職無治狀罷者不聽奏舉
奏補人必依舊法試銓無銓則於逐路運司歲一試之

仍增時議策問各一首精其選少其數中格則出官以
絕請求賄賂冗食之弊肅清仕路政在得人此綱紀國
家之五事也臣稟賦凡下無大過人然夙夜思之又考
之往古揆之公論得此七策列為十二條於當世之務
雖未能盡亦可見其大槩矣惟陛下動心加慮反覆而
求之隆寬降意開納而聽之萬一可行則至誠惻怛奮
乾之健而速圖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以為今日難於
前日安知後日不又難於今日乎往者雖不可復追不

當謂無可為者而遂已也天定勝人大福不再深可憂
懼今年之春震雷大雪白虹貫日中有黑子錢塘之變
實先垂象蓋以上天之仁眷顧陛下懇懇至厚所以申
命用休者不帝再矣陛下出於屯難側身怨艾親近書
史引對多士減徹玩好躬親庶政亦非復維揚之比臣
民共知不可誣也然任至重者力必強責至大者憂必
深天下萬姓以二帝之故所望於陛下者非止如是而
已迺閏月金犯大火芒怒赫然九月朔旦日有食之車

駕復有思患預防之行明堂遂虛陽德大弱錢塘受辱
之地豈可再枉六飛縣名栢人漢祖不宿若趨會稽
幸三衢則地形窮僻扈衛益勞貢賦不通財用益窘道
路艱阻朝覲益稀郵置迂深命令益隔人知陛下無興
復之志威權日削無可瞻望投戈四逸孰能止之惟有
臣區區之言理明事順思迎父兄誓報寇讎奮志強厲
有進無退庶足以感發軍情率先將佐於危絕之中求
生存之道此非怯懦畏避之所能濟也不然而姑恃天

命之不庸釋是猶不耕於田枵腹以待嘉穀之旋生不
績於麻露肌以待野蠶之成繭事理之必無者矣又惟
斯民戴宗無二者徒以祖宗德澤深厚人未忍忘雖甚
塗炭猶未瓦解雖甚怨怒猶未反叛然以比來巡行所
過觀之傍道里縣之民一切空盡以避兵卒其甚者田
疇荒萊室廬破毀生聚不保滿目蕭條殊非來蘇望幸
之美傳示四方何以彰德頃在建康已獲金人之覘者
以此知金人雖負十全之勢而限以長江不敢輕渡然

屯駐山東聞有數路並入之謀陛下不深委將相早為防遏但欲深尋幽遠則回顧州郡復為虛邑必曰君王尚且畏避何以責我守城民心覩此安能久忍而無變亂若不望風拜跪以事仇讐必將推賢擇能以自保治陳勝吳廣因民不忍而劉項乘之秦遂滅亡者蓋本於此古人稱中興之治者曰撥亂世反之正秦不正而甚亂漢高祖反之正而興焉王莽不正而甚亂光武反之正而興焉隋不正而甚亂唐太宗反之正而興焉唐末

五代不正而甚亂我太祖皇帝反之正而興焉反之正者反易其道究其敗亡之由盡更而易之猶反覆手之易也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凌遲不振亦在陛下金人雖暴強未必能久特恐中國豪傑因之而起反吾之亂興彼之治則陛下之大事去矣天下記之野史書之善惡榮辱垂之方來後人觀之亦猶今之視昔夫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楚以七千里而為讐人役今尼瑪哈之強未如秦其得罪中國無人不

怨則有甚於始皇之於六國也東南形勢控帶江山兼
有吳楚之地坤維嶺海提封自如非如湯以七十里而
起也而乞憐偷生之勢乃甚於楚之為秦役此臣所以
日夜憤懣為陛下痛惜而傷大臣過計也昔宗澤留守
京師一老從官耳猶能致誠鼓動羣賊北連懷衛之民
誓與同迎二帝皆相聽許尅期密應者無慮數十萬人
不幸為黃潛善所惡百方沮抑憤悒而死其志不就羣
臣亦無敢以澤所謀達於宸聽者以此知人心未厭二

帝之德何況陛下身為子弟責孰加焉誠欲北向而有為臣將見鋤耨慄於長鋌奮臂威於甲冑舉四海惟陛下之用決不為失策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為與不為耳五路事宜張浚已行措置今能使淮南荆襄肘臂相應山東合從則金人所守者數千里之地兵分勢離批亢擣虛攻其不備多方以誤之不厭不倦以十年為期陛下必能掃除祲氛一清天步修上京之廟貌拜鞏雒之神臯遠迓父兄歸安鳳闕再新儀物永固皇圖陛下於

時憂責方已巍然南面稱宗中興永永萬年欣懷無斁
其與惕息遁藏蹈尾負耻有如今日豈不萬萬相懸絕
哉疏入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

按原本此疏傳寫舛錯
殆不可讀今據歷代名

臣奏議
校正

辛卯命尚書右僕射杜充兼江淮宣撫使領行營之衆
十餘萬守建康留中書印付充統制官王民顏孝恭孟
涓劉經魯珏殿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皆隸之又以御
前前軍統制王瓌為之援御前左軍統制韓世忠為浙

西制置使守鎮江府太尉御營副使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及池州光世仍受充節制御營使司都統制辛企宗守吳江縣御營後軍統制陳思恭守福山口統制官王瓊守常州時仲荀雖已離京師猶未至也

壬辰承議郎監都進奏院周元曜自京太廟奉迎藝祖以下神位九室往臨安宰相率百官朝謁於清涼寺兼辭元曜開封人周貴妃從孫也上初欲召對而元曜言升暘宮掛牌降甘露上謂輔臣曰元曜前態未草諂諛

如此可勿令上殿輔臣言元曜迎奉有勞當進秩上許

之

熊克小歷戊子百官迎太廟神主於清涼寺以行日歷壬辰進呈太廟神位九室舟至城下權奉安清涼

寺前一日得旨令百寮朝謁兼解據此則戊子日也

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致

仕王繼先嘗以黃金三百兩從故秘閣修撰趙明誠家

市古器兵部尚書謝克家言恐疏遠聞之有累盛德欲

望寢罷上批令三省取問繼先因依繼先開封人時年

三十餘為人姦黠喜諂佞善褻狎建炎初以醫得幸其

後浸貴寵世號王醫師

自繼先為人姦黠至以醫得幸據趙姓之遺史附入按繼先生

戊寅此時年才三十二不知何故致任若是
圓城中致任則後來因何不復除落當考

乙未隆祐皇太后舟過落星寺六宮及後宮舟飄覆者
十數惟太后舟無虞

戊戌言者奏祖宗以來遣將出師統制官掌兵轉運使
措置錢糧應副軍兵各不相統攝使掌錢糧官得以修
舉職事檢察妄費愛惜財用如錢糧闕乏據統制官申
朝廷治其罪自嘉祐熙寧以來莫不如此近日將帥殊
不思祖宗以來曹潘下江南王金斌下蜀彼皆一時英

傑名將亦皆守此法乃因統兵脅持州縣或至驅掠官員輕侮典憲漸不可長又如劉光世雖係御營副使若勾差人馬即合用劄子付逐處州縣若與監司行移只合用文牒往還今乃輒行劄子下淮南監司及發運副使顯見不當伏望睿慈申敕諸將遵依祖宗法度施行從之

諸將用劄子行移事紹興二年閏四月癸卯四年六月己卯所書可參考

己亥詔減福建廣南路歲買上供銀三分之一以寬民力詔諸路制置使惟用兵聽從便宜餘悉禁止先是

張澂為江州路制置使以便宜竭取屬郡之財論者以
為祖宗時所謂安撫者止管機密兵馬邊防等事財計
自有漕臣轉輸安撫不預蓋有深意今以便宜奪所隸
州軍財計為害甚大望行禁止故有是命

庚子從官已下先行是夜大雨上慮禁衛勞苦自於禁
中焚香禱天詰朝雨霽

壬寅上幸浙西初太白犯前星次逼明堂纔一舍上心
甚懼至是稍北復歸黃道上語宰執曰天之愛君猶父

之於子見其過告戒之及懼而改則益愛之王綸曰今夜必益遠既而果然是日上發建康遣戶部侍郎葉份先按視頓遞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御營使司都統制辛企宗從上行時劉光世韓世忠各持重兵畏杜充嚴峻論說紛紜光世又上書言受杜充節制有不可者六上怒趣令過江且詔毋令光世入殿門光世惶恐受命上喜賜以銀合茶藥光世得楊惟忠所失空頭黃敕即以便宜復郴州編管人王德武略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充

前軍統制德行至潭州而還先是邵青以舟師擾楚泗
間後受江東帥司招安充因以青為沿江措置司水軍
統制時江浙人皆倚充為重而充日事誅殺殊無制禦
之方識者為之寒心焉

癸卯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葉煥落職監亳州明道宮
仍貶秩二等時煥遣人募槍仗手於閩中而諫官言其
騷擾生事故黜

甲辰上次鎮江府參知政事王綯言此陳東鄉里上命

以金賜其家

熊克小歷癸卯上
次鎮江今從日歷

乙巳詔諸路催錢糧綱赴建康府戶部送納其金帛並
赴行在

是月直秘閣裴祖德為兩浙轉運判官用杜充薦也

日歷

無此今以紹興四年七
月八日魏盈彈章增入

宣撫處置使張浚自建康至

襄陽

按宋史繫
甲辰日

留二十日召帥守監司令預儲蓄以待

上西幸浚方搜攬豪傑為用以涇州防禦使新除御營
使司提舉一行事務曲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

聲承制拜端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充本司都統制
端登壇將士懽聲雷動端退謂人曰使劉平子在端安
敢居此平子濮陽劉銓也靖康末以知懷德軍死事先
是河東經制司屬官宣義郎王擇仁為永興郭瑛所逐

事見二年
六月十三

乃將其軍萬餘人自商州奔漢中瑛檄金州

閉關拒之擇仁不敢進屯於襄陽浚薦其才除御營使
司參議官而以朝奉郎汾江措置副使程千秋為秘閣
修撰京西制置使宣教郎李允文為直秘閣京西南路

提點刑獄公事遂命千秋代將擇仁之軍允文廬陽人
靖康末坐累廢斥僑居鄂州浚見而悅之因與俱時假
中散大夫直龍圖閣趙宗印將陝西部曲在鄂州欲從
浚還陝西乃盡以其軍付允文裨將吳錫等皆屬焉錫
河東人稍知書故為盜自云子厚之族子厚者宣和末
為河東北宣撫司選鋒軍統制錫嘗寇德安之孝感縣
守臣陳規誚之曰河東人勁氣直汝之先又登顯仕何
不圖報國而為盜以干誅錫感悟願得自新其後宗印

招降之至是亦在軍中浚將行復假千秋便宜許之久
任自屬郡守貳以下咸得誅賞千秋以公安民兵數百
自隨皆無器甲謂之親隨兵 劉豫遣人說東京副留
守上官悟令降於金悟斬其使豫乃賂悟之左右喬思
恭宗願與之同說悟復斬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七